



讀禮志疑卷四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說兩邊不同處最明陳澧集說取國語此條置祭法之下而不載韋氏之注豈不滋學者之惑

韋昭國語注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其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則似將宗

字看作宗祀明堂之宗與集說劉氏注不同劉注是又
劉氏欲改正經文之處亦皆有理若鄭康成云有虞氏
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
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殺也此則因康成看禘
郊祖宗先差故此等說皆不足據

禘郊祖宗鄭注云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
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又郊
特牲云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
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此

亦主鄭說王肅則言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又言
郊與圜丘是一郊卽圜丘郊非祭感生之帝又以祖宗
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非宗祀明堂之宗陳氏集
說皆主王肅而不主康成最是

祭法篇首疏云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
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
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
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
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

學海類編 二 經翼
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嶠極
嶠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
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
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嶠牛嶠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
是爲帝舜及產象敖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司
馬遷爲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又疏載張融之說
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
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又孔子刪書求史
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

孫帝魁愚按此等處皆難臆斷傳疑可也○大司樂享
先妣賈疏曰毛君與史記同以姜嫄帝嚳妃鄭君依命
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嚳後
世妃○明堂位女媧之笙簧鄭注云女媧三皇承宓戲
者孔疏云春秋緯運斗樞宓戲女媧神農爲三皇愚按
此又以神農居三皇之末命歷序則以炎帝居五帝之
首未知是一是二

禮書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是矣愚
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上帝禮書以周

禮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而謂上帝非一帝也是蓋參用王鄭之說恐非

祭法疏云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亦同之伏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竝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愚按鄭氏之駁諸說固未可盡據今蔡氏書傳陳氏禮記集說旣主王肅而不主鄭氏則相近于坎壇一句宜依王氏讀作祖迎不宜依鄭氏讀作禳祈書經大全讀作禳祈非也蓋鄭氏因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故以祭法所載爲遇災祈禱之

禮非關正禮而不用以解舜典故相近讀爲禳祈雩宗幽宗之宗皆謂是禳字之誤蔡氏書傳引祭法不用此解也○大全直載鄭氏一條不知其非解書也

祭法廟制鄭氏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于無事禘乃祭之耳春秋文公二年秋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魯陽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此一段補經文所未及最好陳氏集說直以經文爲失則過矣

魯陽公史記作魯陽公

廟制朱子然劉歆之說而康成注王制祭法則皆以文武處七廟之內此則不可從○周禮守祧疏曰孔君王肅之議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愚按鄭說固非無據然奄八人此特周公時事耳安知後來不增作十人乎

祭法鄭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禘無主爾疏云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禘

故知有主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太祖
卽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
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
祖與祖及父二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
主爾者惟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耳左傳衛大夫
孔悝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愚按此則古禮
大夫有廟無主今家禮士大夫皆得有主者蓋以義起
之也

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
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
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
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愚按此一段是喪祭
之綱領蓋因子壽疑祔廟之時卽徹几筵而發故又云
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
虔記則以三年爲斷其閒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
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
于三年而納新主邪竊疑杜氏之說爲合于人情也愚
按此一段則練而入廟朱子猶不然其說而况祔而遂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經義
徹几筵乎

朱子答林黃中栗論室戶云如所論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愚按若如林說則儀禮所謂出入皆費解甚矣斷無此理

鄭注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月令五祀當之謂是殷禮註王制大夫祭五祀祭法大夫立三祀則謂皆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陳氏集說則云皆未可詳此等處關疑最是

鄭注祭法七祀五祀條云此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故孔疏解司命云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愚按注疏此等解最精可見百神之散列于天地閒大小相維上下相制至嚴至密陳氏集說謂司命見周禮似誤認祭法之司命作周禮之司命

泰厲鄭注云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孔疏曰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

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卽厲也漢時人民
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
于理謬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于是爲厲厲山氏有子
曰柱旣有所歸不得爲厲愚按卽此厲字可見世俗展
轉誤謬之因楚詞九歌有山鬼篇疑卽是此厲然朱注
卻不及此

堯能賞均刑法孔疏作賞均平而刑有法解陳氏于賞
字爲句恐未是

祭義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

祭曰祠孔疏謂王制云春禘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
禴今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按王制春日禘此云春禘爲
夏殷禮者以郊特牲註禘當爲禘則此春禘亦當爲禘
于郊特牲已註而破之故此不言也愚按時祭之名王
制與周禮不同孔鄭則以爲夏殷禮郊特牲祭義又與
王制不同孔鄭則直以爲誤而改之集說皆依孔鄭此
等處只得用相沿舊說也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孔疏謂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
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鞀萬舞有奕

學海類編
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絃之樂愚按此等處不若集說闕疑爲是祭義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鄭注謂無戶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皇氏謂戶謾之後陽厭之時愚謂此二說似可兼用蓋有戶無戶皆有出戶而聽之時也集說于此略而不註則與上文周還出戶無分別矣孝子臨尸而不怍鄭注色不和曰怍集說怍字無注則與愧怍之怍無別矣鄭解似精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鄭注云謂祭之能使之饗也此注最精蓋饗不饗帝親主之而我能使之必饗此卽中庸大德者必受命之意集說略而不注疏矣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疏云濟濟者是容貌自疏遠自反猶言自修整也凡修整之人必自反覆顧者愚按合濟濟漆漆觀之是于人不敢褻于己常顧省曲盡君子威儀之貌

夫各有所當也鄭注云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愨而超超簡而明集說卽用其意而筆

力不同遠矣

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疏云盡
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
內內有其心外著于貌此疏解得甚精不知集說何以
不用

祭義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注疏本有盛服
二字集說及大全本多無之未知孰是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言其所及之有遠近耳注疏
皆不明白

孔疏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帝獨爲壇
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眾神之主也又
云祭日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而崔氏還
據上文郊祭之時非也愚按集說于此竝不言春秋分
是亦同崔氏之說也當從孔疏爲是但孔疏謂郊是夏
正郊祀則因康成之誤耳

日出于東月生于西注疏皆略而不解集說取方氏之
解謂日出于東言其象出于天地之東也月生于西言
其明生于輪郭之西也最明

致物用以立民紀疏云民豐于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
可以立人紀也集說亦止據疏義以解然愚竊思之禮
如何致物用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此言有物用然後可以行禮耳禮之致物用也則如
之何蓋有禮則尊卑上下有節而人不敢妄用此其所
以致物用也猶孟子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
勝用也大全以懋遷斂散解之失經意矣

讀禮志疑卷五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鬼神之名合祭義疏及左傳子產對趙簡子疏觀之然
後明白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
聰明爲魄疏云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出
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
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
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爲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

形體不得爲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爲魄又云鬼神本是
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
神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
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
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左
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
散而言之通曰鬼神此皆祭義疏也左傳疏云人稟五
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

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強故得成爲
人也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
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
靈之名本從氣形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
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
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
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于前
而魂在于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
魄識少而魂識多鄭氏祭義註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

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魂曰鬼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竝生無先後也此皆左傳疏

也陳氏集說于祭義宰我問鬼神條止引中庸章句程張朱子之說不知中庸是泛言鬼神不專指祭祀之鬼神與祭義所說不同○曲禮下復曰天王復疏云精氣爲魂身形爲魄○蘇氏易解講鬼神魂魄與孔子答宰我之問不同朱子雜學辨深斥其非○朱子答陳安卿亦云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見文集卷五十七祭義五者不遂鄭注遂猶成也集說無注敬可能也安爲難集說云安爲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孔疏云使父母安樂爲難也尤妙

仁者仁此者也集說亦不明白孔疏云此謂孝也言欲行仁于外必須行仁恩于父母與朱子解孟子仁之實章同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鄭注云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祀亡親集說略不注

頃步鄭注云頃當爲跬聲之誤也集說止有音而無注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人貴富周人貴親孔疏謂夏后之世漸澆薄殷人又劣于夏周人又劣于殷此說不是集說以隨時救弊言得之

軍旅什五鄭注什五士卒部曲也孔疏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疏得最明然團曲二字又未知作何解○曲禮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鄭注云局部分也孔疏云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又引爾雅云局分也郭云謂分部也愚按此部字與祭義部字相似

祭統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疏云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

學海類編 四 經義
相亂雖是緇字竝皆作純鄭氏所注于絲理可知于色不明者卽讀爲緇卽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愚按本紉字而與純字相亂古人亦多淆混如此況今小學不講書法多訛讀書者安可不慎
祭統君執鸞刀羞濟鄭注濟濟肺祭肺之屬也疏云少牢特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二肺皆濟之故云濟肺祭肺之屬愚按因此肺是尸所濟而遂謂之濟古人命名往往如此

古人祭祀皆緣生人之情推之而亦有異于生人者如祭統鋪筵設同几疏云設之曰筵坐之曰席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又司几筵注曰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

祭統云知足以利之集說謂利己之得次名于下也此本孔疏悖義特甚大全葉氏以不誣其實爲利之勝舊說多矣○又銘者自名也注疏集說皆解得不妥愚謂是欲效法先祖以自成名之意故下文云身比焉順也

學海類編
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注云大夏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疏云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云互也今人講論語八佾罕知其兼大武大夏矣又公羊傳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禮書云公羊所傳者誤也

郊特牲疏云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

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夫司樂云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蒼璧蒼犢圓鐘之等爲祭圓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愚按鄭氏郊丘之說固不可從然未知此等處王肅以何義駁之當考○典瑞疏謂宗伯青圭之等已是祭五帝此上帝又是五帝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愚按蒼璧與四圭有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經義
邸不同處似皆當如此看

祭法疏云注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者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于郊祭之前郊前之祭惟圜丘耳又郊特牲疏云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于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饗是也若

以郊對王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爵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惟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愚按孔疏此等處附會鄭注最爲支離

少牢特牲士大夫之祭皆無樂然左傳眾仲論羽數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未詳其故

郊特牲疏云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者牛不言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

學海類編 卷五
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禘用太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太牢也愚按此等處全賴注疏不然則郊特牲與召誥我將皆矛盾矣又疏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侯諸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

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非注疏此等處便難解矣郊特牲疏云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祖爲五土總神農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神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

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愚按此當依疏注鄭氏說
天祝言后土鄭注后土社神也賈疏曰句龍生爲后土
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孔疏云王肅
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
日之至謂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
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
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于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

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
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
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于冬至之月初始
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愚按康成于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也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
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于郊之用
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則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
在魯因謂魯禮以言周事所解與王肅絕異朱子于此
則從王肅善哉集說之言曰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

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園丘爲二事又有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爲定

孔疏又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于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

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愚按鄭氏與王肅異杜氏又與兩家異論魯郊者只當杜氏爲主

孔疏謂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園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禘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愚

學海類編
按依此則皇氏崔氏論郊祭本主鄭說但其論魯郊則主王肅

孔疏又云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鄭亦不用冬至日也愚按郊用冬至之月幾亭集中有郊期考辨最詳但當時駁之者曰二十四氣推盪不常倘遇冬至在初旬之首則上辛定在至日之後必用是日以祭于迎陽之義何居若改用孟冬上辛又與用至月相違

愚謂經文只言其常若偶有如所駁者不妨權移于孟冬之末不必曲爲之說幾亭謂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則微近于鑿此所以當時抑而不行也

仇滄柱云圜丘卽南郊王肅已言之方丘卽社則未有知之者鄭元謂地神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于方澤曰禘夏至祭神用地祇于北郊曰郊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其祭也配以句龍后稷其說固支離不經王肅雖并北郊方澤爲一然以社稷之祭爲句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祇則猶是歧社與方丘而二之也又取

學海類編
萬充宗之說以社有二大社以祭率土之地祇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大社卽北郊愚按仇萬二子之言蓋卽朱子所取五峰胡氏無北郊之說

讀禮志疑卷六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郊特牲于蜡祭之後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祭謂旣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云對文蜡臘有別總言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又云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曰陳氏集說止引月令臘先祖五祀之文而不言在旣蜡之後使讀者不知蜡之與臘

學海類編
卷六
一
經翼
是一是二殊欠分曉

郊特牲言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孔疏云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水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集說竝不分別農功土功殊疏略○八蜡條內以謹民則句最好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集說不言是何月下引月令亦除去孟冬字殊混

八蜡鄭注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疏云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愚按以經文考之似王說爲優○陳氏禮書合貓虎去昆蟲而以百種爲八蜡之一此武斷也沙隨程氏從鄭說而曰非祀昆蟲祀夫能去昆蟲者也得之庚午十二月偶閱明人雜文識

蒲越橐鞞查字彙鞞卽禹貢稊字注疏皆略不言

丹漆雕幾鄭注幾謂漆飾沂鄂也孔疏以丹漆雕飾之

以爲沂鄂查字彙圻與畿同垠與圻同此沂字疑圻字之誤○哀公問車不雕幾孔疏亦云幾謂沂鄂也

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大全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愚按文獻通考序內亦引郊特牲此條而言後世之難反在于數空疏之士正不得以祝史爲口實也

郊特牲孔疏云虞氏尙氣殷人尙聲周人尙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裸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爲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愚按集說于此竝不分別時祭

學海類編
三
禮
禘祭則與周禮混矣

禘有二所謂索祭祝于禘孔疏謂是正祭日禘也集說則兼正祭釋祭之禘言然玩上下文皆是據正祭言則孔疏爲長

祭齊加明水鄭注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元酒也疏云此云元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元酒故禮運云元酒在室及司烜註云明水以爲元酒是也愚按古人用字不可執一如此

朱子文集內范伯崇問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

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于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祭新死者于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之事爲驗戰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爲正禮也愚按在喪廢宗廟之祭見于王制曾子問明矣左傳所謂蒸嘗禘于廟必是指除喪之後言而杜氏乃引晉平之變禮以證天子諸侯在喪亦祭宗廟恐不足據

學海類編 卷六 四 經義
論語端章甫蒙引云君相皆然考陳氏禮書及文獻通考諸侯元冕以祭則宗廟非君臣同服也會同之服雖無明文然考諸侯相朝聘用皮弁則會同亦非君臣同服也又見玉藻篇

朱子答應仁仲論儀禮經傳通解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愚按治經如治田定其疆里方可下手

又答周叔謹云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卻就右邊原麻根處相接卽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又云菅履疏履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愚按此皆可補注疏之略

朱子答趙子欽論禮圖云室之戶牖竝列于前不知以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戶有扉否房之戶當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

學海類編 卷六 經義
盤閒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愚按朱子讀禮子細如此
陳安卿問鄉人儻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朱子答曰後
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愚按此是以今推古之
法

朱子答葉味道曰國語日祭月祀時饗既與周禮祀天
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于祖禰
月祀于曾高時享于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
見于他經愚按國語之義本不可考然朱子又云左氏
云特祀于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

上食矣則是朱子之意以日祭爲喪禮歟

朱子答余彝孫曰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作
工夫愚按如讀禮記不讀儀禮便不是從頭工夫

朱子文集卷六十八內有井田類說跪坐拜說九拜辨
壺說深衣制度明堂說儀禮釋宮社壇說卷六十九內
有禘祫議漢同堂異室議君臣服議民臣禮議天子之
禮釋菜儀親迎略諸篇留心古今制度皆非俗儒所及
斯誠言禮者之階梯也

朱子文集卷七十內有記永嘉儀禮誤字記鄉射疑誤

二篇讀儀禮者所當知

又卷七十一偶讀漫記云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置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愚按今既有儀禮經傳通解則徵書雖不存可矣

孔氏禮記卷首疏云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惟經三姓鄭康成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此六紀也九

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繁而無用今竝略之惟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羲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封禪云無懷氏在

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又太上貴德鄭注云太上帝王之世孔疏云熊氏謂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鄭元意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註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竝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羲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閒代之王多矣其五帝者鄭注中候敕省圖

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愚按此等處只宜分別諸家之說存而不論可也

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故鄭康成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與朱子所云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亦大略相似但鄭遂以周官爲體儀禮爲履周官爲禮儀三百儀禮爲威儀

三千則拘矣

經文用字有對文散文之不同又有古今之不同如幼子常視母誑疏云古者觀視于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觀視于物作示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又戶外有二履疏云古人之言無問單之與複皆名爲履今人言履止謂單下也此皆古今之不同也
母蜡席孔疏云蜡猶躡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躡席也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按集說卽以玉藻

之躡席爲蜡席正解恐非是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集說止云闈東爲右欠明

拾級聚足鄭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集說卻將拾字正解作涉字不是

帷薄之外不趨疏云薄簾也愚按賈生治安策帷薄不修卽此薄字

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并上榘音結榘疏云左昂右低如

橋之衡衡橫也集說卻云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解來卻

相反

孔疏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者謂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于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者謂南北設席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尙右按集說于此條載朱子之說似不如孔疏之詳孔疏又曰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按

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愚按曲禮所言是竝坐之上下鄉飲酒所言是對坐之上下恐不當引此說

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燕禮鄉飲禮皆不云拜受于尊所集說呂氏云以禮與侍飲異也孔疏云疑是文不具耳愚按孔疏是

餽餘不祭集說有二解孔疏又是一解今姑從集說前一解

水潦降不獻魚鼈孔疏引定四年水潦方降謂天降水

潦魚鼈難得集說云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此等處不見得誰是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勲為君王所賜可為己有故得有獻集說呂氏亦如此解然愚按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則此解豈可通乎竊恐是周衰之變禮下文前有飛鴻疏亦云古人不騎馬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車騎則載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云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

云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也愚按此則分而言之曰弔曰傷故弔有弔辭傷有傷辭若通而言之亦曰弔而已矣集說殊欠分明

禮不下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鄭注云為其遽于事且不能備物孔疏云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大夫非謂都不刑其身也鄭注云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云若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集說曰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愚按先王於上下之際分別如此為士

學海類編
君子者其可不知自異于庶人乎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集說不言貔貅是何獸孔疏曰貔貅是一獸又曰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孔疏云公羊說復百世之仇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謂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駁卽與許慎同愚按集說于此亦略不言

讀禮志疑卷七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孔疏言易繫辭著龜相似無長短僖四年左傳晉太史欲止公之意托云著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元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愚按孔氏甚尊康成而此卻不以其說爲然

孔疏天子諸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據筮人而言次事惟卜不筮則據表記而言小事無卜惟筮則據筮人而言又云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

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揆哀九年晉卜代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竝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思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著龜若三筮竝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又疏云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說得諸經同異處最明○又鄭注大事卜小事筮疏則云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蓋緣鄭注與疏前意不同故爲之斡旋如此

泰龜泰筮疏云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泰龜泰筮也愚按龜筮而尊崇其名如此古人之敬卜筮可知

介者不拜孔疏云介甲鎧也集說卻云介冑也集說誤曲禮下云提者當帶孔疏謂朝服之屬其帶則高于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于脅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集說止云深衣之帶也便不明白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孔疏謂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集說亦取疏意而刪去數語讀者便難曉○又後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孔

疏云妥頭之下貌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妥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于面則上于衿也集說亦本之而不
如疏之明

主佩倚則臣佩垂孔疏云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集說卻云微俛則倚于身微俛二字不是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載有兩說其前一說是正意集說反取其後一說恐未是

裼襲二字孔疏于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

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克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後則云裼所以異于襲者凡衣近體有袍禪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者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

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只是袒存疑解鄉黨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如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祭祀之禮卽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愚按議禮者不可不知古今之變

席蓋孔疏謂喪車蓋也臣有死于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集說卻云席所以坐臥蓋所以蔽日與雨恐集說不是

苞履扱衽厭冠不入公門孔疏謂服問云惟公門有稅

學海類編
四
齊注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按集說云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竝不言有差降則與所謂不奪人之喪者違矣
孔疏引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故于郊三年得環乃

還得玦乃去愚按古人既不得于君矣而猶待放三年既得玦而去國逾境矣而猶爲壇鄉哭素衣髡馬三月而後復服其忠厚不忘君如此鄭康成禮註所謂臣無君猶無天也此當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及三宿而去同看

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曰熊氏云按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愚按此說樂制明矣然眾仲所謂大夫四士二則又如何解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引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

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返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惟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竝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按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于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愚按此疏敘作主次第最詳然又須看朱子答陸子壽李繼善諸書

天子有后條孔疏載鄭氏周禮九嬪註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

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夕而徧愚按汪荅文輩皆以此注爲非然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于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鄭注云此蓋殷時制也孔疏云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與鄭惟指爲殷禮也大宰旣尊故先列大宰并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故云先六大集說以鄭氏無所考證皆臆說愚按若不作殷制看便不可解

大士孔疏云如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
下別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也與大祝大卜相
連皆主神之士愚按集說不言大士是何官殊略孔疏
又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集說亦略不言
孔疏宗伯春日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若通而言之
悉曰朝從初受名愚按此亦猶仁之有專言偏言也

如又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
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

孔疏又曰按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
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

一見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
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愚按此朝覲之制與書蔡註
所說羣后四朝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不同

鄭康成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然又云諸侯春見
曰朝受質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此不
知其何據孔疏第二云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亦
不言其所據

鄭康成又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
而序入孔疏云此內朝卽路門外朝也對皋門內三槐

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又云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愚按司士所掌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西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曲禮所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不同疏竝不詳其何故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孔疏云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愚按此疏甚明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此說不可易集說卻云御御車也甚謬天子祭天地孔疏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于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于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于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于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

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于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

紀愚按此條疏發明鄭氏天地之說最詳要之本于讖緯而不可據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鄭注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愚按此註似不若集說方氏之無弊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孔疏云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集說不及此意嫌略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孔疏云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集說云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二說不同集說爲長

讀禮志疑卷八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王制鄭康成註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
 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
 殷之地以九州之地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
 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
 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
 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
 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

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愚按如此說則周禮與王制方不矛盾而程朱之意則以爲是出于漢儒之附會不可盡信闕之可也今人讀書者不可不知康成之說又不可不知程朱之意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云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孔疏曰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時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

周故云殷制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按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以外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愚按謂之殷制則周初武王之制亦如此矣大抵康成之意所以定此爲殷制者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然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是謂禹之地擴于唐虞也又云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

學海類編 卷八
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
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是謂殷之地狹
于夏也又云周禮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
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
耳是謂周之地又擴于殷也此皆未見確據故程朱甯
闕而不論而其解尙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云輔五服
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王肅
蔡沈亦皆不用其說孔疏于王制雖從鄭而于尙書則
仍主王肅

孔疏謂諸侯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
領爲名故尙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
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
偏有所至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註云天子諸
侯是也愚按此等處注疏最分明

注疏謂殷爵三等此或有之至引公羊何休之說云春
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此則難從
孔疏謂天子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上農夫是受上地
之農夫此皆似有理不知朱子孟子註何故不從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此夏制也孔疏云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愚按此節集說引石梁王氏之說駁鄭注恐不是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康成則云此是晉文霸時所制熊氏則云或以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總因與周禮朝聘之期不合故多異義闕疑可也中庸朝聘以時似不應以此解○若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

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孔疏謂是諸侯自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所云又不同也

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畱尊者之命謂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畱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愚按此推說禮意委曲得情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云殷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鄭不註是何代制集說引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于周恐亦難據○據大司樂賈疏曰

五帝學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各作異名明堂位曰泮宮周學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釋奠二字注疏無定解集說則竟略而不言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孔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元釋之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

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于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惟觀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于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愚按此言緯書之緣起最詳蓋漢儒真以是爲孔子書也

孔疏云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

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愚按此等異同處集說皆略而不言豈不疏乎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鄭注云常用數之仿集說不明白○又按禮器云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集說云王制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則集說與王制固不主鄭說矣然鄭說自無病

制國用條引律歷志章部統元之說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愚按

此災歲似應卽在四千五百六十年之內疏謂災歲另筭恐未然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孔疏云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逾月此總言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士之三月正大夫之逾月也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愚按此處注疏甚明集說乃以爲不然何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鄭注云從生者謂祭奠之牲器盧植云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若喪

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引小記雜記虞祔之禮以證孔疏謂盧解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奠謂葬前祭謂葬後愚按如疏之說則盧鄭二解本不相礙然中庸祭以士祭以大夫二祭字卻難看作二樣○孔疏辨王鄭廟制之異同有曰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蓋爲鄭學者排王肅并疑肅所表章之家語但孔氏于此止述眾說之同異而不斷其孰是至尙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始言鄭說之非蓋漢唐儒者

解經必守家法故如此

孔疏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也愚按周世廟制莫淆于魯

孔疏謂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卽大夫總號其三公卽與

諸侯同愚按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與侯伯同而廟制卻與侯伯異又士一廟鄭注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孔疏云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愚按大夫既與諸侯之大夫同而中下士又與諸侯之中下士異此等皆可從但云天子七廟是周制則難從○又王制不言天子畿內諸侯有卿蔡仲之命曰周公以爲卿士孔疏謂周禮都鄙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愚按此可以補王制之闕

春曰禘夏曰禘秋月嘗冬曰烝鄭注以此爲夏殷祭名而非周制一則證以周禮宗伯之文一則證以小雅禘祠烝嘗之文而于祭義郊特牲之言春禘者則直改爲禴此等處集說亦無以議之

天子牲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牲禘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此條集說與鄭注不同集說謂有時禘有大禘王制所言乃是時禘鄭注則只是大禘竝無所謂時禘集說謂禘嘗禘烝與嘗禘烝禘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注則云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又王肅

學海類編
以禘爲大禘爲小
康成則以禘爲大禘爲小謂禘則太
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
其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而穆
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
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康成之說又有練時之禘
此等康成說皆不可從至杜預謂禘卽禘也尤謬若康
成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
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其意以禘禘之年皆
從三年喪畢後數起此似近理○大宗伯疏云明年春

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可知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
宣二年亦有禘二年旣禘則三年禘六年復禘八年復
禘

關譏而不征孔疏謂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若凶
年則無稅也愚按孟子所說大抵不純是周制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孔疏云雖升名司徒以藝業未成猶給鄉之繇役身雖
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旣成免其
繇役愚按依疏言則選士俊士猶未是造士直待學成

然後免征而爲造士依集說則選士俊士卽是造士孔
疏似長

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一條集說謂與周制異而不
言其異在何處孔疏謂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
書而此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于天子不由司會愚按
周法卽如今之錢糧歸併戶部王制所言則明朝之各
部考成也

皇收冕不言衣鄭氏則補之曰凡冕屬其服皆元上
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深衣燕衣縞衣

元衣不言冠鄭氏則補之曰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
又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又以經云夏后氏燕衣
而養老周人元衣而養老周人燕服元衣故知養老燕
羣臣之服也又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
燕亦朝服也又因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知天子
與諸侯朝服之別集說于此殊疏略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可見王政之等殺

六十不親學注云不能備弟子禮愚按弟子之禮亦且
因年而減今人有老而營營于勢利甘爲人下者亦獨

學海類編
何哉

爲田九萬億畝疏本有二說一說謂萬億字誤一說謂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未知孰是故備存焉今集說但謂經文誤是用其前說愚謂皇氏說亦有理

地與星辰四遊之說月令孔疏引鄭氏考靈耀之註甚詳孔氏本不以此說爲是然卻云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賢者裁焉可見其守家法之嚴

孔疏又引鄭考靈耀註曰日有九道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可知又云月行九道竝與日同愚按此言日之九道本因四遊而然今法旣不用四遊則日恐難以九道言

鄭注謂月令謂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于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祀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元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疏云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輅此乘鸞輅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愚按以月令車馬衣服爲殷制此亦說得有據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先立春三日孔疏云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愚按此則安知不是夏殷之制何以知其必是秦法

孔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皞及句芒鄭則以爲蒼帝靈威仰愚按依宗伯注則鄭說四時迎氣亦兼祭五人帝五人神○大宗伯社稷五祀注云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疏云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并五人神于上爲四時迎氣而陳

宿離不貸鄭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疏云恆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愚按此句集說殊不若注疏之明

天氣下降孔疏云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愚按此云六爻象十二月精矣但月令于正月而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于十月而曰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方其升而謂之下降方其降而謂之上騰畢竟可疑孔疏亦未甚明

白

孔疏云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愚按此亦如日之不及天一度也然不知亦有歲差否

讀禮志疑卷九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鄭注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疏云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律歷志因之蓋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二月中愚按此考古歷者所當知

季春大合樂鄭注云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按周禮大胥賈疏謂文王世子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也月令

季春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鄭注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
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
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
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
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孔疏曰此皆逸
中雷禮文云祭五祀于廟者設祭戶祭中雷在于廟室
之中先設席于廟室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
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

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于廟此謂殷禮若周則七祀加
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
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云祭社稷七祀于
宮中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
五祀無主也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
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
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
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具饌食于初設奧之筵前其時
主已移于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卽筵而坐但宗廟

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于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于奧乃設饌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閒設主祭黍祭肉尸西者就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又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云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

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孔疏云竈陴謂竈邊承器之物以上爲之愚按論語云與其媚于奧甯媚于竈想春秋之末迎尸之禮將廢而時人之議論如此雖賈之引此另自有謂而卽此二語亦可見古禮之變革有由又按鄭注五祀孔疏皆謂是逸中雷禮文可見逸禮唐初尙存

鄭注于仲夏大雩帝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又于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

學海類編 卷九
取龜注云四者甲類秋及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愚按此鄭注子細處集說皆略不言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愚按君子之養微陰也與微陽同蓋陰之不正者固當謹防之大易之履霜是也陰之正者則必長養之月令之晏陰是也

鄭注黼黻文章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與虞書黼黻之註絕不同玩孔疏中央土每時輒寄一十八日其說本起于日之四遊四遊之說既不可從則寄旺之說恐亦難信

律中黃鐘之宮孔疏云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惟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

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按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十七月夷則長五十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于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愚按此處終屬可疑四寸五分之管既不可候六月之氣九寸之管之聲何以應于六月乎

仲春云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注以度量鈞衡石五者總蒙同文三十斤曰鈞集說則謂鈞是平其輕重之差以鈞衡石三字作一句愚按仲秋春之解則豈可同乎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集說殊不明白

禴祠烝嘗四時正祭皆不見于月令季秋之嘗孟冬之大飲烝鄭注皆不作宗廟之祭講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鄭注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于女女受而成之愚按鄭氏蓋恐人疑文王所以與之之故而以憂樂言之似切實矣然聞以無逸永年矣不聞以安樂延年也斯言也得無啓人主逸豫之念乎不若集說直指爲好事者之辭

文王世子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

正也又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卽大師成司徒之屬師氏也疏云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愚按大司樂大司成各自一官注疏甚明大全小注卻云大司成卽大司樂謬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疏云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

耳其所習經業皆于時王學中其鄉學爲庠愚按觀此則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者其中仍有天子諸侯大小之不同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此三句注疏皆作結上文語集說皆作衍文當從注疏集說又云周公踐阼句缺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愚按大全嚴陵方氏曰成王主也故于阼曰蒞周公相之而已故于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如此說雖缺相字亦自無弊

文王世子言公族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愚按如此則中庸序爵今講家以爲專是異姓者誤矣

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愚按今士大夫有爲同姓設燕者亦當本此意爲之

守于公禴此本是遷主而謂之禴鄭注云言禴在外親也集說云禴當讀作祧愚按此亦當從鄭注

下管象舞大武只宜用註疏舊說集說取嚴氏之說殊支離

鄭注燔黍捭豚云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于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孔疏云伏羲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封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
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愚按大古中古無定屬最是集說以此節爲上古非
元酒在室一條孔疏叙九獻之禮甚明可以補儀禮之

缺但云大禘于太廟則備五齊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此拘于康成禘大禘小之說也○此條毛板孔疏尙多缺文當考監板○更當以周禮司尊彝疏參之○按司尊彝賈疏以祭統尸飲五爲侯伯之禮與集說所引疏不同當考

孔疏謂鄭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熟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

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熟其穀謂體解而爛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肅三肫四脰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熟其穀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熟次于腥而薦之堂愚按此解熟其穀雖特牲少牢然周禮籩人疏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

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集說不分別朝踐饋食又不分別大夫士欠明又司几筵注曰裸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疏云饋食于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食未有黍稷○按鬯人及司尊彝疏則此次于腥而薦之堂是饋獻禮在朝踐後饋食前鬯人疏云天子諸侯之祭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今按祭統尸飲五條集說引疏甚混澄酒在下孔疏言鄭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與集說不同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疏云魯合郊禘也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集說云成王之賜固非伯禽之受尤非此二說當從集說

禮運以大夫聲樂皆具爲非禮孔疏云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愚按此二說本一意所謂判縣者是君賜乃有論語註謂大夫四士二亦是如此

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此二語最好蓋以迹而觀則養生送死禮制日備較之蕢桴土鼓營窟檜巢之日不啻霄壤矣究之因時制宜無非從其天理之自然三代之興何嘗非大道之行哉比前大同小康之語醇多矣

鄭注云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眾俎也孔疏云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眾俎也集說亦用此說愚按此恐未必然康成之意亦似不如此

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曰耐古能字孔疏曰古之

能字皆作耐字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爲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能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甯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愚按此古今字體之變不可不知集說止云耐音能略甚

禮運中精語如人者天地之心人情以爲田學者所當細味

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椒邱曰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

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京馬鄭蔡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志上下之號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次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次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竝行而不悖焉愚按今集說所用亦京馬鄭蔡之說也○集說所舉律娶妻而呂生子之說未知與

鄭蔡諸儒之說合否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石梁王氏曰
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大全西
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
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蒙之叟以歌詩
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
得乎愚按此一條當從真氏又禮必本于太一孔疏云
太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集說石梁王氏曰
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個太一仍是諸子語真氏

讀書記太一者即太極之異名愚按此一條亦當從真
氏

禮記孔疏云忠者內盡于心也信者外不欺于物也解
忠信二字最明白

禮也者合于天時一條孔疏曰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
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本集說無
此明白又按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孔疏云禮
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
數以爲國之大法集說于此亦殊混

必舉其定國之數一條當與王制豕宰制國用一條同看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鄭注謂我字是指知禮者孔疏云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愚按注疏此說比集說作孔子自言者其義較長

或素或青鄭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疏云是鹿爲馬之類愚按此可補史之略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此分而言之也若合而言之則以少爲貴亦是心之盡于外處內心外心原是一時俱有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解溫爲溫藉孔疏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承藉愚按今人喜用蘊字蓋本此卽易物不可以苟合之意又上文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鄭注云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孔疏云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按注疏解慎字俱用溫藉之

學海類編 卷九
義蓋經文慎與溫本交互言之

醴酒之用元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
橐鞬之設此義見禮器又見郊特牲蓋卽所云禮之近
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與七介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不可
直情徑行者又不同合之乃見禮意

因名山升中于天此一句鄭注作封禪解集說駁之雖
仍用鄭氏中猶成也之義然只作巡狩燔柴解此等處
集說最有功蓋程朱以來諸儒之意也元明兩代不講
封禪皆是儒者解經之力經學之關係豈不大哉○綱

目梁天監八年許懋曰舜柴岱宗閔爲巡狩而鄭引孝
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禪乎梁甫此緯書之曲說非正
經之通義也懋亦賢矣哉

內則子事父母櫛縱笄總笄字無注孔疏曰笄者著縱
旣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髻之笄以縱韜髮作
髻旣訖橫施此笄于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
桑長四寸纓中是也纓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
故文在冠上冠有纓者無笄又婦事舅姑櫛縱笄總鄭
注云笄今簪也孔疏曰謂婦人之笄異于上男子笄縱

故于此始云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
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則喪服女子古笄
尺二寸也大全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髻笄卽爲固
髻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愚按合笄疏及
朱子之言觀之則男子之笄有二種婦人之笄又另是
一種

升降出入揖遊揖遊二字注疏集說大全俱無解惟小
學注說得明

魚膾芥醬芥醬二字注疏集說俱無解

自蝸醢至卵鹽二十六物大全長樂劉氏曰士庶不可
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
者預當知之以敬于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于燕飲則
賓客樂之以饌于尊親則衰病宜之愚按如此說方見
內則之喫緊爲人處

讀禮志疑卷十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此恐其勞動故云然鄭注云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孔疏云依違求之而不逼切此說得明集說云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便不明白

妾御當夕之制不特注疏言之而集說亦用之今人乃以色荒爲疑不知此是言其制度如此若夫清心寡欲則存乎其人而已猶之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

爾豈必徧嘗之哉

接以太牢王肅杜預竝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註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集說則云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恐當從鄭說

請肄簡諒鄭注云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集說云諒言語信實也愚按應對之言而謂之諒蓋言以信實爲主也集說又一說簡者簡要此易啓人苟簡之病當刪

凡女拜尙右手孔疏云漢時行之也愚按觀此則唐初男女之拜已無左右之分

玉藻疏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愚按此則玉藻之制自東漢而變

元端而朝日注疏皆謂端當爲冕集說亦從之大全方氏則云元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爲祭服衣元衣而加元冠則爲燕服此與注疏集說俱不同

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云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

學海類編 卷十
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愚按康成之意蓋謂聽朔于南門外之明堂也經文止言南門外而不言明堂此注亦是補經之法

鄭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孔疏云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註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注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鄭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

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愚按

此疏說得最周密然謂太廟路寢明堂之制同終屬可疑○明堂位謂太廟天子明堂其誤亦同

康成主明堂五室之說而謂凡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與朱子意不同又按康成解月令亦只是主五室之說其意蓋以九室乃後儒誤解不韋月令也集說于月令玉藻殊欠明白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云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云于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于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卽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愚按此因路寢如明堂之說而遂謂路寢亦四門益難信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周禮五史參考之知其卽太史內史最見精細集說則不問其爲何官矣○陸翼王集說補正亦備載孔疏之說

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鄭注云朝服冠元端素裳也孔疏云按王制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

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
端章甫註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
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
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又朝元端夕深衣疏曰大
夫士視私朝故服元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
衣與元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愚按此分別朝服與元
端最明但朝禮則君臣同服若宗廟之事則君不服元
端亦不服朝服故論語蒙引謂君臣同服者非○又學
記鄭注武王端冕受丹書孔疏云冕者爲衮冕也其衣

正幅與元端同故云端冕故王氏云武王端冕謂衮冕
也樂記魏文侯端冕謂元冕也愚按此二處端字又另
是一樣

告朔聽朔之制內朝外朝之別此處疏說得最明

麕裘青豻褻絞衣以裼之鄭注旣云絞蒼黃之色又引
論語素衣麕裘孔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
耳集說絕不分別殊略

諸儒言明堂之說不一蔡邕云明堂太廟辟雍是一處
此說最無理

學海類編 卷十
五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戣南鄉而立鄭注云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此最謬處集說非之是矣孔疏又載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愚按此則鄭又自相矛盾矣又鄭于大誥王若曰亦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孔疏于書主安國傳故極言鄭之非于禮記主鄭義故不駁也

孔疏謂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二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此等處總難稽考○又書孔傳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三公中階之上疏云南面三階故稱中愚按他經未見中階之名諸莊甫云中階是秦制似可信

明堂位車旂爵勺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集說不言其何故孔疏云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最明少儀云不疑在躬鄭注謂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較集說似明○母身質言語及曲禮疑事母質卽此意

玉藻謂童子見先生從人而入少儀謂童子曰聽事此最足見古人長幼之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集說就出處言鄭注謂量量其事意合成否是就逐事言愚按似當兼用

毋循枉集說云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後復循襲是貳過矣愚按以此推顏子之不貳過可見過之貳有由于錮蔽者有由于因循者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集說止云軌轂末也范軾前也鄭孔注

疏則引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抑風濟盈不濡軌究其同異又如犬則執縹條則引曲禮効犬者左牽之此等處是注疏所長

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作遂孔疏解之甚詳集說謂當作州者非

中年考校一條大全臨川吳氏講得最明愚按論語洒掃應對進退是小學之行學記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傳習親師論學取友是小學之知又離經幾句俱在則以學文中○孔疏謂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其未入

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不見分小學大學似與臨川吳氏之說不同集說則竝不言何人考校何處考校尤混至近來講家有所謂說約者則又云入學比較俱指大學言與吳氏之說全背吳氏謂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入學先其大者未卜禘不視學孔疏謂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集說謂不五年不視學則拘泥甚矣又孔疏謂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集說亦不能如此之詳

多其訊言及于數集說云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孔疏云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己解之也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猶若一則稱配太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爲配當此解勝集說

呻其佔畢一節皆是與時教必有正業相反而退息之居學其有無不必言矣集說謂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恐非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鄭註謂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解得最明集說以工夫閒斷言之亦非

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竝問則教者思專也孔疏云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子弟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愚按集說大全俱不用此解然此解自精論語孔門七十子親承問答者極少想亦由此

注疏謂或失則多謂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終無所成者或失則寡是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寡終成狹局者或失則易是汎濫外問學而不思則罔者或失則止是不肯諮問思而不學則殆者此解亦勝集說

樂記動靜有常小大殊矣鄭注云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愚按此解與集說不同然中庸大德小德之義恐是如此

天地之情也疏引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爲之耳愚按西山讀書記論天地無心有心最詳恐不可一概說樂記言禮樂處雖多集說劉氏云始也法陰陽以爲禮

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三語足以括之

以樂記之禮樂與太極圖之仁義禮智對看則樂記之樂兼得太極圖之仁樂記之禮兼得太極圖之禮義智然黃氏曰抄則云春作夏長元亨之仁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人近于樂秋斂冬藏利貞之義也義主斷制禮主限節故義近于禮依此則樂記之樂乃是太極圖之仁禮樂記之禮乃是太極圖之義智此亦似可從玩集說亦是黃氏之意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云其辭未聞孔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愚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肅駁之非也黃氏曰抄亦載南風之辭失鄭氏之意集說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愚按此非謂夔之樂皆謂賞諸侯設也特歌此南風以賞諸侯耳于理無礙孔疏自明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
注云民勞則德薄鄩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鄩
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云綴謂鄩也鄩謂鄩聚舞人行
位之處立表鄩以識之黃氏日抄亦主此解集說乃以
行綴遠爲德隆樂盛行綴短爲德薄樂殺與注疏相反
似只宜從注疏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孔疏云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
堯更增改修治而用之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
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咸池至周謂之大咸大章至周謂

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愚按此皆是
據周禮以解禮記集說皆不暇及

黃氏日抄云五帝之不相沿樂以樂久而不變將極而
失其和則憂也三王之不相襲禮以禮久而不修將粗
而失其中則偏也愚按此說似妙然注疏集說皆不如
此解

樂言一章孔疏謂樂出于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于山
而還雨山火出于木而還燔木愚按此數語最明白集
說不如也

學海類編 卷十一 經義
廣則容姦狹則容思欲注疏以樂言集說以人之感于樂者言恐當從注疏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疏及大全嚴陵方氏皆主樂言集說獨將氣盛化神句主天地言集說誤

文采節奏四字黃氏日抄云文采謂威儀節謂樂止奏謂樂終也最明先鼓以警眾三步以見方此初之節奏也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繼之節奏也故前又云廣其節奏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此二句當與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同看蓋不可變不可易者禮樂之初定者也不相沿不相襲者禮樂之積弊者也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當與論語游於藝及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同看

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聽之不覺其闡明而率循之故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蓋所以破文侯恐臥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讀禮志疑卷十一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集說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此本孔疏孔疏又本禮緯含文嘉蓋緯雖不可盡信然聖賢精意亦時有藉之以傳如此之類者故康成往往以緯註經未可以此詆康成也

衛音趨數齊音傲辟孔疏謂淫佚之外更有趨數傲辟故總謂之溺音此解亦勝集說

學海類編 卷十一
遲之遲而又久黃氏日抄載方氏之說曰上遲字音穉待也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字如本音謂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此解甚妙集說略而不言

樂記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懼其不足樂則懼其有餘也二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讓爲減以減而不進爲禮勝則離此另是一解與孔疏及馬氏注俱不同不可從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孔疏云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爲聲音貌爲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于此矣而不可過也愚按此解性術二字最精集說欠明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此八個字作文之法亦盡于此審一以定和集說應氏劉氏兩條不同劉氏與鄭孔注疏同應氏所謂一者心也恐不免有良知家之弊子貢問樂一條孔鄭雖考其倒錯而仍存其舊以示傳疑之意集說竟沒其舊非先儒注書之體也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直卽直養無害之直直己者正

直己身自反無愧正所謂德于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敷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偏爲解非經意也注疏皆不如此解

經解第一條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石梁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殊誤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今講家以此一段爲德盛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

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講家以此一段爲養純蓋德已盛而猶不敢以自足自朝廷以至進退一步密一步涵養之功又如此此所以大法小廉而百官得其宜綱舉目張而萬事得其序也注疏集說大全皆不能如此明白于此可悟日新又新之分

哀公問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此言雕鏤文章黼黻在有成事之後亦猶師乙之言歌在有勇有義之後也

學海類編
仲尼燕居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集說無解
今講家云言非空言行非勉強正明禮樂之意其中自
有序和在甚明

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
偏集說解得不明孔疏云古與今異古之人也明達于
禮而不甚明達于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不得稱
于樂爲窮明達于樂而不甚明達于禮者謂之偏半而
不備耳非是于禮爲窮夔禮樂兼有但樂優于禮若今
人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則全不知禮也此解分明

聖人論治必說到無以復加必說到過化存神必說到
循序漸進五至言無以復加也三無言過化存神也五
起言循序漸進也五起自內及外自近及遠始起于心
既得于身徵于人臻于大又終而至于悠久

統言之曰禮樂分言之曰三曰五蓋志也詩也哀也皆
從禮樂中分出言之耳故三無五至猶言禮樂極其至
而妙于無耳古人文字多變換故費後人解說三無五
至卽虞書所謂惟康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又卽虞書所
謂惟幾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黃氏日抄曰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皆從地起故屬之地蓋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皎自如者非風霆卽地之神氣之爲耶愚按日抄之意蓋以風之在天與在地者各不同也注疏集說大全俱不若此之明白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黃氏日抄云耆欲謂所可願之事祭統載衛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晦菴據家語云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

有開愚按朱子之疑雖是然依鄭注及集說解自好不
必改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孔疏云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愚按一人之解不能不因前後而異同如此讀者何可不審又坊記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作定姜之詩亦與詩註不同孔疏亦引鄭志云註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

學海類編 卷十一
坊記引君陳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
竝不言其何據止以蔡仲之命序例之謂其相似恐終
難信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
也孔疏云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
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愚按此段如孔
疏之解自無病不知集說何以疑其非孔子之言
道有至有義有考義字上本無有字鄭注謂是闕文集
說卽增之而不註明其故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
則可知也愚按孔疏解此過字最明蓋與論語觀過知
仁之意自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嚴陵方氏以論語之
意解此誤矣

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注云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
耳集說欠明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疏云凱樂也言君子初以
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黃氏曰

抄引呂氏曰凱樂也此以爲強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入凱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強盛意此皆可與集說相發明

孔疏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于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按三正記云文質再而復始則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周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愚按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與夏忠

商質周文之說可相通與三正記之說恐不相類又按夏道尊命一條卽夏忠商質周文之說也集說取石梁王氏之說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爲孔子之言恐亦難一概不信

事君遠而諫則譎也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譎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愚按此意甚正石梁黃氏謂此非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惟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

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
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
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
鐸徇于路是也愚按此又可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表記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褻事上
帝熊氏訓解以此二句專就所用之牲言可免劉注牴
牾之疑

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黃氏曰
抄云綸繩也大於絲綍索也大於綸言王言一出下
所視效其端雖微其末漸大甚明集說不詳

緇衣言甫刑苗民孔疏曰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
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
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
黎分流其子孫爲居于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
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
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以此言之

鄭以九黎爲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
孔注尙書以爲九黎卽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
與鄭異愚按此敘三苗之始末最詳

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
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云衽當旁者
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
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
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
前後者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

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
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愚按如孔疏
之言則集說楊氏以覆縫爲鉤邊恐未然大全嚴陵方
氏曰衽襟也亦恐小異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皆無
解集說呂氏云此一句尙氣好勝之言于義理未合近
世講家則云不可面數微辨卽改不待面數也此正勇
于改過處愚按此說勝于呂氏

孔疏云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上十五條皆明賢人之

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愚按孔疏原本鄭注最明集說殊欠明白
毀方而瓦合鄭注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
孔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鋷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又云圭角謂圭之鋒鋷有棱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眾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黃氏日抄云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愚按此皆主涵容言與後所謂砥礪廉隅者不同集說所解殊迂滯

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孔疏云麤疏也翹起發也甚明集說亦不明

孔疏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愚按儒之德兼剛柔而要以柔爲本孔疏此解精矣

沮之以兵世亂弗沮沮字集說無解鄭注云沮謂恐恇之也孔疏云俗本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愚按沮與阻是二字不得混○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沮在呂反

冠義三加彌尊孔疏云士禮故三加也古者五十而後爵故大夫無冠禮諸侯則四加而有元冕也天子當五

加衮冕也集說不明

昏義孔疏云納采問名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厲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愚按今多用幣者矣此昏禮之失也

鄉飲酒義孔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以此經云鄉人士君子故

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愚按今人認鄉飲專爲養老之事失其義矣○君子謂鄉大夫士集說大全及黃氏日抄俱作卿大夫未知孰是經典釋文亦作卿且有音曰去京反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孔疏云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巖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僕在東北象陽之微氣此一段看得陰陽最分明

立賓以象天而坐則于西北陰位立主以象地而坐則

于東南陽位分明是先天後天之理

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卿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愚按此一條言射之類最詳爲人父者以爲父鵠孔疏云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

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放此愚按此說得最明蓋當時以射習人于禮樂故視射之鵠如己之道猶今之以經義習人也集說不分明

燕義云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孔疏謂游卒未仕者也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倅故云未仕者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不與于國子惟民庶所爲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愚按有國子又有游卒猶書有三宅又有三俊皆儲以爲他日之用者也

讀禮志疑卷十二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鄭康成注周禮膳夫醬字云醬謂醢醢賈疏云醬是總名按此則知古所謂醬絕非今所謂醬

經典釋文一書本自單行後人強以合于注疏往往有與注疏牴牾處如周禮司裘注糝字豻字陸氏音釋卻作參字干字○考宋本則鄭注亦作參作干未詳孰是齋字鄭司農云齋或爲資鄭注外府曰行道之財用也注掌皮則曰予人以物曰齋賈疏謂齋有兩義

周禮闔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司農以庫門爲中門鄭康成以雉門爲中門賈疏發明康成之意最詳蔡九峰注康王之誥卻仍主司農之說何也○按二鄭論門制之不同又見于秋官朝士

鄭康成注周禮追師副字曰若今步繇賈疏云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又注編曰若今假紒疏云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愚按此可見事有不必曲爲之說者大抵闕疑有二樣一是我不能驟

通而當闕以俟之一是事本不可通而當闕而置之

康成澤虞注曰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愚按藪便是變成平地之漸

鄭注周公所測之地中在今潁川陽城疏云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卒都洛邑不在潁川地中者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卻仍在畿內愚按此可見古人建事雖考之天道必以人事爲主

大司徒文曰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

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是以地中爲準而較其四面之長短與冬至景長夏至景短之長短又不同與日極南至牽牛極北至東井之南北亦不同鄭注云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也日北是地于日爲近北也最明賈疏五表之說亦甚詳又按觀此則里差之法自古有之堯典義和分驗四方亦是如此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制鄭注止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卻不引管子內政軍令之文蓋不欲合王伯而一之也賈疏引管子語以實之失其意矣

小司徒九夫爲井鄭注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賈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尙無九夫所治况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愚按觀此則井田內自有活法而後人紛紛疑之者過矣又載師注疏亦可見其活法見別本

據左氏莊二十五年傳則惟正陽之月有救日食之法而尙書季秋日食救之者賈疏謂上代之禮不與周同

然則鼓人職救日月則詔王鼓而春秋記日食不記月食聖人用意亦有不必要盡同者歟

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賈疏以師氏至德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是燧皇以上無名號之君所行以敏德與老子可道之道及下德不失德失道而後德爲一是三皇五帝所行以孝德與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爲三王所行又以仁義爲五帝三王所同有

唐初儒者猶崇信老莊往往引以解經而不辨其與儒家同異處此其所以爲陋也

仇讎調人疏云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又云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元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元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愚按此疏辨仇讎字海字之義好

媒氏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康成據易參天兩地之義則謂必三十二十然後可嫁娶王肅據家語之文

則謂言其極不是過耳王說似近情然古今風俗不同則鄭說亦未可盡非

委人職云凡疏材木材注疏皆只解疏材不解木材木材二字疑有誤不當在此

土均職有禮俗二字康成謂是先王舊禮賈疏云俗者續也愚按有禮俗有俗禮禮俗不可變故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康叔封衛亦因殷舊俗禮則不可徇然鄭注于誦訓之方慝亦引曲禮此語疏云土均是謂先王舊俗此謂不變其鄉俗然則俗禮亦未可輕變歟

草人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汜勝愚按注疏竝不言汜勝是人名是書名齊民要術內亦止稱汜勝之書曰俱欠明

大宗伯言社稷而不言方澤注疏謂是舉社以表地此與中庸言郊社一例又如賈疏解朝宗覲遇云四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耳按古人文法往往如此

九命作伯鄭注曰得征五侯九伯者賈疏曰左傳五侯

學海類編 卷十二 經義
九伯汝實征之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爲夾輔乎故鄭以爲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卽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愚按鄭說勝賈服然杜注卻不從鄭

鄭注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愚按漢儒解上帝后土必言其居之所在此雖未必然然亦不可不存其說又鄭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

昊句萌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爲禮

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

不見中央者賈疏云

小宗伯鄭注黃帝亦于南郊

賈疏云必知逆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

者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爲配也愚按此亦可謂達鬼神之情狀

大宗伯疏謂禮無祭海之文故鄭司農以日月星海解四望而後鄭不從可見先儒議禮必不肯爲無據之言小宗伯疏曰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

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愚按此可見古禮之不同

肆師職注云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按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按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于王城置河南縣于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愚按此已見載師但此更詳此等疏當合在一處

肆師職云封于大神鄭注云封謂壇也愚意封禪之封卽此意

康成注表貉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然則康成已不知其爲何神祭者如何盡誠曰但知其爲造兵之人而已不知其爲何人亦可也

肆師表貉疏云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疑有誤

鬱人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愚按先王以香氣求神而又有

差等如此又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禮緯云鬯草生
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愚按此
又可見名之變

鬯人掌共秬鬯鄭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又云卣中尊謂
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疏云獻象之屬在其中
故曰中尊愚按今蔡傳洛誥秬鬯卻以鬱金解之此是
本禮緯說尚書要旨直以蔡傳爲誤又如酒正注
澄酒三酒也疏以鄭志證之知澄字誤若依
康成說則鬯屬鬯人不用鬱又酒正疏云鬯人所造鬯
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與五齊三酒別也○要查王制賜

鬯曲禮下摯天子鬯注疏

鄭注鬯人引檀弓曰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父
疏云此亦下出禮文言檀弓者誤愚按康成引經猶有
誤處甚矣讀書之難也

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變再獻爲饋
獻者亦尊相因愚注祭禮有裸有朝踐饋獻酌尸酌尸
卽饋食之禮也朝獻者卽王之酌尸也再獻者卽后及
賓之酌尸也此經于春夏則言朝踐再獻于秋冬則言
朝獻饋獻是省文互文之法

家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注云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賈疏云若文王在豐葬于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卽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卽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兄死弟及俱爲若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按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

僖公于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按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析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愚按閔昭僖穆僖昭閔穆順逆只在二公若文公則坐定是昭矣以後諸公昭穆何由而亂賈疏此條殊不可解○疑魯人以僖爲昭而文穆故文以後俱亂也

甲子九月

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疏云歌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

學海類編 卷十二
以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奏鐘以均諸樂也愚按據此則樂以律爲本八音之律又以鐘爲本鐘之律定而後八音之律可定也故鄭又引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

大司樂圜鐘爲宮條鄭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賈疏謂據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此言玉止據

天地言裸止據宗廟愚按依此則書言植璧秉圭只是變禮

圜鐘爲宮一條不用隔八相生之正法鄭注有避有不用之說不知果合當時之意否存其說而闕疑可也又鄭注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賈疏曰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又鄭注云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愚按此則言律呂者所當知

大司樂四鎮五嶽賈疏曰爾雅霍山爲南嶽尙書及王制註皆以衡山爲南嶽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

學海類編
別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遼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于此如郭此言則武帝在爾雅前乎愚按此亦當闕疑

樂師舞先鄭云宗廟以羽後鄭云宗廟以人然春秋初獻六羽不知後鄭如何解○恐此所論只是小舞

大師賈疏謂康成律娶妻而呂生子之義皆本律歷志可見讀經不可不知史

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摩人

主之情而摩近之愚按四字說盡從橫人肺肝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曰言與其聲歌則

云樂者主于舞疏曰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

歌明上云樂主于舞可知也愚觀此則論語言樂正又

言雅頌得所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可知朱註以詩樂竝

言此不易之論也說者因鄭夾漈言詩者用以歌而非

用以說義遂謂雅頌卽是樂此亦拘矣不知夾漈之言

本偏謂詩用以歌可也謂非以說義則不可虞書言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律生于詩者也如鄭此言

學海類編 卷二十一
則詩反生于律矣且如夾漈說則興于詩成于樂亦將
合而爲一乎又有因夾漈之說遂謂孔子有正樂之功
無刪詩之事者其誣抑甚矣此特見延陵觀樂雅頌具
在詩未嘗亂無待刪然則延陵觀樂之時樂亦何嘗亂
乎要之今日詩樂舊本旣亡故不見夫子刪正之妙若
使無夫子刪正則詩樂僅足動賢者之觀聽豈爲萬世
之準繩乎延陵之嘆樂猶之韓起之嘆春秋耳

籥章云歛幽詩幽雅幽頌鄭注云吹之者以籥爲之聲
愚按此是舉詩以見樂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此是舉

樂以見詩

大卜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
注云頌謂繇也疏云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
之書曰繇愚按今人不知繇爲何義以易比例最明
卜師四兆鄭注謂占兆之書分爲四部若易之二篇其
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愚按卜筮一理而龜書獨不傳
聖人贊易之功豈不大哉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鄭注天神地祇人鬼不和則
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愚按此等皆是明于鬼神之神

情狀處

男巫有冬堂贈之文注謂歲終以禮送不祥愚按此與方相逐疫相爲表裏剛柔並用之道也先王之于鬼神一以人道推之

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注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引論語哭則不歌爲難而以喪家輓歌解之謂是憂愁之歌非以樂而歌然不言喪家輓歌始于何時

馮相氏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賈疏謂四時之景合度乃德政所致故晷進則水晷退則畢愚按若以今歷家言之則此皆由歷之疏密耳顏氏家訓省事篇內有一條論此最明蓋二當並存

馮相疏謂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睹又曰今歷無跳辰之義故注云今歷太歲非此也愚按既不是跳辰之太歲則所指又是何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

補鄭注所不及其說甚是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賈疏謂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世本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于黃帝今此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愚按雖云蒼頡造字然蒼頡之前必已先有蒼頡特因而增定之耳不然伏羲神農之號豈皆後世所追尊乎○尙書孔序疏內已辨此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愚按朱

子中庸注是用其後一解

何椒邱周禮注論占夢論庭氏等官最精

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注專以父母之喪言然則非父母之喪饗食亦可受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